

乡村记忆

带头的力量

杨书清

“洪湖水浪打浪”的歌声，把绿色的田园唱成了金色的海洋。站在家乡的金海岸畔，心中又一次涌起了对往事的记忆。

1975年麦收前，当时的县、社两级“三夏”誓师大会相继开过，公社及各村的墙壁上和一些显眼地方，贴满了“三春不如一秋忙，一秋不如麦上场。”“谁英雄，谁好汉，麦收场上比比看！”的大红标语口号，如大战“三夏”的动员令。看起来是贴在墙上的，却像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每个干部和群众的心。

那年，我任齐山公社的党委常委、武装部长，住的村子是公社下林庄。这个村将近300户，设一个大队、六个生产小队。在公社里的40个大队中，下林庄村是中等偏上的大队。我住这个村子一年多了，知道这个村子的六队是个“老大难”小队。

当时衡量生产队先进与落后是按出勤率来定的。六队，在整个村出勤率多次抽查中，按户计都是最低的，其他工作也名落孙山。

那年麦收在即，我犯了难。面对六队这种情况，如何改变？思来想去，我相信“喊破嗓子，不如做出样子”的道理，我是干部要带头。

村里“三夏”誓师大会结束后，我未到六队再去给他们单独吃“小灶”，而是到供销社自费买了一把镰。晚上，我把镰磨得十分锋利，并告诉管我饭的农户，第二天的早饭我不能按时吃，如家里有人，可给我送到六队开镰的村西北麦地，如不方便的话，等我干完活回来吃也可以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那夜我也没有正儿八经睡着，心中的思绪像熟透的麦浪一样翻来覆去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我就急忙赶到村西北那片六队待收割的大长趟麦地等候。

那个场面我记得十分清楚，基本是在同一时间，我与队长吴秀朋最先到达。我知道他习惯在干活之前要点上一支烟。摸黑中，队长好像察觉到是我，但也未打招呼，在“哑巴吃饺子——心里有数”的不言中，吴队长觉得出工人数到得差不多了，把手中的烟头在黑暗中一捏扔掉，站起来，清了清嗓子，也不知是对我还是对已到达的社员们说：“今天早上，每人一畦麦子，割不到地那头的，谁也不准吃早饭。”队长一声令下，大多数人手持镰刀，每人一畦，各就各位。摸黑中，没有言语，只听一片“嚓嚓嚓”响。朦胧中，我仿佛看到一个个挪动的身影，如赛道上的田径运动员似的，你追我赶，谁也不甘落后。面对这火热的场面，我暗想，或许我的亲自参与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
太阳出来了，社员们都割到了地那头，管我饭的那家社员把饭送到了六队麦地。我与社员们一起在地里吃早饭，这顿早饭，我吃得特别香。

吃过早饭，队长吴秀朋走到我跟前说：“杨部长，请放心，六队麦收绝不会拖这个村子的后腿，你是管公社四院（张家院、汪家院、许家院、孙家院）片的，还有8个村子需要您去指导，不用把主要心思放在这里。”听了队长的话，我十分感动。事后确实如此：原先六队在村子六个队中样样工作都是老六，这一年的麦收进度和质量，在村里出奇地争得了第一。

从政近40年的工作中，亲自带领群众割麦子这件事，让我深有感触：“干部的行动是无声的命令，喊破嗓子，不如做出样子。”对这两句话，过去我只是知其皮毛，并不懂得它的内涵所在。一次割麦子的实战，让我尝到了这个“梨子”的滋味。

麦收记忆

刘雪飞

小时候，我居住的村庄地处丘陵，土地贫瘠，水源、化肥、农药都匮乏，种地只能靠天收成。当时没有收割机，即使有收割机也无法跨越山岭沟壑进入地里收割麦子。每年麦收时节，村民们天不亮就起床，一家老少齐上阵，步行上山割麦子，在地里人们连话都顾不上说，只有镰刀割麦发出的“唰唰”声不绝于耳。

一家人分工劳作，大人割麦子，小孩捆麦子。捆好的麦子堆成一堆一堆的，然后用手推车推回家。手推车上的麦子压得像一座小山，又结实又高大，推车人推起独轮车，仅留下眼睛能看到的高度。山路陡峭狭窄，有的羊肠小道旁边就是落差十余米的河道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些推车的人，有成年男女，还有一些十四五岁的少年，他们能推着装满麦子的独轮车安全地走过那些崎岖险峻的山路，真令人佩服！

有一年，我家种了七亩麦子，因为干旱，麦子长得还没有大人的小腿肚子高。麦子矮，用镰刀割起来格外费力。父母领着我们上山割麦子。一镰刀一镰刀地割，偷懒是没有用的，只会延误时间。到了半晌午，太阳炙烤大地，我的双手磨起五六个大水泡，身上早就汗流浃背，喝水喝得肚子都饱了依然觉得口渴，草都被晒焉了，人还要继续抢收麦子——如果天气晴好，收割不及时麦粒就掉了；如果下雨阴天，麦子被雨淋了会生霉长芽。

虽然我们每年都抢收麦子，然而有一年还是因为麦收时节连续下了两天雨，导致麦子发霉。村民们舍不得发霉的麦子，晒干后磨成面粉，做出的馒头又黑又硬，吃起来又粘又酸。

比起割麦子的累和晒，打麦子的脏也令人难以忍受。我小时候，农村已经有了脱粒机。几家农户互相帮忙在场院里一起打麦子，总是忙活到半夜。一天下来，身上除了眼睛，到处都是灰尘，鼻孔里都是黑的。我母亲说起打麦子总是感叹：“人邋遢得像个小鬼儿一样！”我们这些孩子躺在松软的麦秸垛上仰望星空，沉浸在明月的清辉里，闻着浓郁的麦香，早已忘却了白天的劳累。

前几日，河南一些地方的小麦被雨淋发霉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。当我看到79岁的老农手捧发芽小麦忍不住抹眼泪的视频，顿时觉得自己的心像被无数麦芒刺痛！

我想起去年麦收时节的一次外出，途经一片田野，原本艳阳高照的天空忽然下起大雨，我们乘坐的车从一辆拉着一车麦粒的三轮车旁驶过。开三轮车的老人年过六旬，没有穿雨衣，车斗上的麦粒也没有遮挡，山野中无处避雨，他只能加快速度开着三轮车在大雨中行驶……见此情景，我的视线瞬间模糊。司机感慨地说：“我刚结婚的时候，还在村里种了几亩地。有一年割麦子，到了中午，我想把剩下不多的麦子割完再回家，结果中暑晕倒，幸亏被我老婆发现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！从那以后，我就出来打工，不再种地了。”

种地累、收入低，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田地，到城市谋生。民以食为天。每个人还要吃饭，没有人离得开麦子。从小到大，我不敢浪费粮食，哪怕是一粒米、一碗粥。在全球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的今天，希望人人都能够珍惜粮食，正所谓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。

舆地广记

石崮庵记

林红宾

从栖霞市区朝西北方向行驶约40里，到达苏家店镇，再折入东面山谷，前行10余里，临近山谷尽头，得见一山，拔地而起，海拔近600米。山之西侧，又鼓起一小石山。沿着一条小岭行至半山腰，可见山洼岩石旮旯里有一古朴简陋的小石屋，是为石崮庵。

庵之顶端，为一巨石探出而成厦，尼姑就势砌石而成庵。门窗洞开，门口下端有一对抱槛石，呈石鼓状，做工精良。窗下凿石为潭，细泉悄然渗出，盈盈深数尺，掬泉品尝，清醇甘冽。石上凿痕历经风雨剥蚀，模糊不清。此庵究竟建于何朝何代，岁月漫漫，无从查考。

庵内空无一物。与庵相毗邻者，乃尼姑寢室，因年久失修，早已圮废，唯存断垣残壁。此处极为静谧，不闻尘嚣，唯闻天籁，确能潜心修炼，超然世外。

庵之东侧，有一杏树，树皮皲裂，虬枝向前平伸，作迎客状。南风徐来，树叶婆娑，窸窣有声，如同一位古道热肠的长者，热情欢迎山外来客。

山洼里，泉水随处可见，有的叮咚有声，如弹古筝。庵上人家珍惜泉水，用水泥砌为方池，接水入内，润菜蔬，浇果树；或引入家中，供食用，兼洗衣，巧妙利用，妙趣天成。如此利用落差，先高后低，水池晶莹莹莹，俨然明眸闪动。

庵之北面，即小石山山巅，乱石杂陈，相垒成山。巨石多呈馒头状，也有的像海豚、像苍狗、像秃鹫，或爬动、或静卧、或歇翅，皆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。山后又有石崖突兀，巉岩相叠，面目狰狞，酷似雄狮哮吼，又如苍龙狂吟。

庵之东南，有一山丘，怪石环绕，形如纤云弄巧，故人称“神仙台”。台临深渊，左右巨石对峙，形如夔门。东侧有一天然石洞，洞口宽敞，赫然在目，内中能容百人。

由“神仙台”向东攀援，山势峥嵘，杂草丛生，无路可寻，需手脚兼施，披荆斩棘，方能登临犛牛山极顶。俯瞰山下，石壁陡峭如削，令人头晕目眩，逡巡不前。山之南端，有两大巨岩搁于岩坎之上，高丈余，相并立，宛若牛之犄角，又因山体岩壁呈淡紫色，山名缘此而得。从石崮庵端详犛牛山，更具牛形，真叹服大自然的造化神工！而从犛牛山端详石崮庵，则如欣赏一幅古色古香的传世名画《山居图》。

犛牛山之西侧，恰有一山，亦呈牛形，脖颈后端突兀隆起，恰似犍子驾轭处，稍后山势平缓，继而再隆起，宛若犍子臀部，活脱脱一头犍子牛。一雌一雄，相对而立，含情脉脉，耐人寻味。

有人说，若论栖霞山村风光最为旖旎者，当首推石崮庵，余对此深信不疑。